风景独好

州溪上的小竹桥

■木瓜

村前的那条清溪,从富阳黄檀石梯山过来,由西向东,千百年都不曾改变方向。

许多年以来,一直没人告诉我这条溪流的名字,也就是在前两年,看到朋友的一首小诗,方才知晓这山野之溪叫作“州溪”。随后,我上网查了资料,又去询问堂侄楼兴,他说:早先曾经唤作“永兴溪”,现在有人叫“楼塔溪”,而百姓习惯称“州溪”。州溪的由来有着一个传奇故事,与吴越王钱镠还扯上了关系。公元882年,钱镠率兵攻打黄岭、岩下、贞女三镇,打败刘汉宏之后,在岩坞口的山岗上建旗祝捷,他见此地虎踞龙盘,且扼守两浙要冲,就有了筑城设州的设想。于是在山岩石壁上以斧劈山进行验证,发现岩石脆软,便放弃了设州打算,并令甥楼晋驻守黄岭。楼晋在溪南肇基发族,形成村落,从那时起,横贯楼塔的弯弯溪水就取名为“州溪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从镇上去到我们村,要沿着州溪溯水而上,有两条小路可供选择。一条是走雀山岭,经过徐家店到岔口的山间小径;而另一条在溪的南岸,同样是五里地,同样是山脚下的羊肠小道,只是花头精透一点,先要在古镇的街上走上一段,出镇后穿过沃野,沿水渠田坎一路向西,在二头门过小竹桥,就到了岩下村。我喜欢那座小竹桥,每次回老家,都会走溪流对岸的那条小道。

小竹桥在村口,很讨巧,少年时的我经常去那儿玩。站在桥上往村子里看去,山明水秀,风里飘着悠扬、古朴、安静的山里人家,一幅清丽的画面。小竹桥很单薄,又很窄,仅仅只有六十厘米宽,胆小的人还不敢走。小竹桥不高,离水面不到一米距离,从桥上往下看,小桥不停地摇晃着时光,毅纹细密的清流汇成了无数涡纹,粼粼波光在卵石缝间穿梭,流向古镇,流向远方。这座小竹桥,村里人叫它“搭水桥”,遇上大水,桥就得放入水中,用钢缆拴住,不让它被水冲走,水退了之后,再将小竹桥搭起来。据说,搭水桥在州溪上已跨越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,我们聪明的老祖宗用最简单的方法,轻巧地沟通起了州溪两岸之间的交往。

竹桥四周的环境相当煽情,一大片竹园,一长溜水田,一座破旧的龙王庙,一座古凉亭,一段山梁到此戛然而止,尽头是一块突兀的大岩石,村里的百姓形容此处为“牛嘴巴”,山崖上有棵硕大的老樟树,树龄已有两百多岁,粗壮雄阔,枝繁叶茂。转过拐角处,就是村庄,鹅卵石小路,曲折蜿蜒,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。两旁小屋宅院,陈旧、斑驳,到处都是旧时光的印记。

我家老屋背靠着茶山湾,前面是一幢五间二弄的老宅,往南是水田,水田旁有块隆起的土墩,上有大树,绿盖如阴。在乡下的日子里,每到下午,我都会跑去树底下,坐在阴凉处,看着白云渐淡的天空,看着峰叠翠微的仙岩山,看着奔流不息的州溪,看着静守村口的小竹桥,看着田间地头新奇的一幕,看着时空变得辽阔而遥远。那时候,城里正闹腾着,只有山里的农民,他们安分地守护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为生计奔波劳碌着。

没有清凉的夏日,双抢的繁忙将农事推向了新的高潮。暑气在蒸腾,水田里老牛发出了“哞哞”的声音,我的视线转移到了牛的身上,它吃力地拖着犁,身后翻起了一块块的黑泥。把着犁的老伯,头戴斗笠,浑身沾满了泥土,腰间系着一个竹鱼篓,他不停地挥动着小鞭子,用水牛听得懂的语言吆喝着,还不时从黑土中抓出惊魂未定的小黄鳝放入篓中,他的脸上始终堆满了粗线条地笑纹。

田埂上,有一架水车,站在水车上的一男一女是老伯的儿子与儿媳。老伯对我说:你是永祥的儿子吧,我们还是亲戚呢。他让我叫他儿子堂哥。堂哥比我大上十来岁,与老伯一样,也是瘦瘦的身材,同样也戴着斗笠,腰间还系着一块脚布。他与妻子手扶在横杆上,一上一下用力地踩着水车。

日头刚翻过百药山的山顶,绚丽的山风便开始奔跑起来,田间劳作的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,准备收工回家。老伯背起了那张沉重的犁,跟在水牛的后面,慢慢走向小竹桥旁的官河潭,此时他的手上多出了一双草鞋。堂哥与堂嫂也来到官河潭,那儿已有不少村民,清凉的溪水汩汩流淌着,他们在洗濯劳动后的疲惫,洗濯身上的尘土,在摆脱了汗水纠缠的同时,将心情沉浸在戏水的欢乐与喧闹声中。

水田里灌满了水,泛着光耀,水车不动了,画面静止了。清风、溪流、小竹桥,它们都在落日的余晖中静静地等待,等待向晚的到来,等待暮色的蒙罩,等待小村进入到恬淡安宁的时光。我也在等待,当带有木香的炊烟升起,大妈一定会来找我,带我回去吃夜饭。

当年,州溪上的小竹桥有不少,听说沿溪的村庄几乎都有。在我们村俞家墙门对面的长潭,也有相同的一座小竹桥,只是那地方靠近村尾,有点偏僻,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真的没去那座竹桥上走走。

岁月似流水,春雨秋月,星移斗转,半个世纪的光阴很快翻了过去。如今来到村口,青山不老,山风柔和,州溪浅唱,老樟树依旧摇摆着夏日的枝头,古凉亭依旧蹲守在岩石下的转角。而那些消失了的风景——小竹桥、竹园、水田、龙王庙,以及山乡的风情,田园生活的恣意,不知还有多少村里人能够记起。

树活树的,我活我的

■孙道荣

从旧居搬来时,那些树就成了我的邻居。它们比我过来得更早一点,不同的是,它们不是主动搬过来的。一棵树生在荒野还是长在城里,是做了行道树还是被移植到院子里成为景观,都由不得自己,它们没有选择权。我住的这个小区,20年前还是郊区的一个小村,村里的树不是被砍伐,就是被连根挖起卖到别的地方了。现在小区里还有不少回迁户,人搬回来了,那些土生土长的树却没能回来。如果树也会说话,一定跟我们这些住户一样,操着各种口音。我们只听见风吹过时树叶“哗啦啦”的声音,就以为树的声音都是一样的,其实不同的风刮起,不同的树叶声音也不同,只是人们往往分辨不出。

我搬来时,小区里的树刚移植不久。过了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,它们才算真正活下来。那些没能活下来的树,被砍伐拉走了。我住在楼房的二层,那时候,它们都跟我家的阳台差不多高,我从窗户望出去,正好看到树顶。十几年过去,我儿子已经从小孩子长成了青年,树则长得更高、更快。有一次我到刚搬来的楼上4层邻居家做客,看到他们家的阳台与树冠一样高,一时间竟有点恍惚,以为是站在若干年前自己家的阳台上。做我邻居的这些树,长出的高度,也是十几年时光的高度。

二楼是个很好的楼层,闲暇时我喜欢坐在阳台上往外看。我俯身看地上的草,再让目光顺着树干往上爬,稍稍仰头,就能看到树冠。小区里的野猫,被一只宠物狗追赶着,飞也似的蹿上树,比我目光快得多。瞄一眼树底下不甘心的宠物狗,惊魂未定的野猫放下心来,抬眼看看头顶上浓密的树冠,猛然来了精神——它看到一只鸟,顺着枝丫蹑手蹑脚地往上爬。即将接近时,那只鸟突然腾空飞起,到了另一棵树冠。我哑然失笑。

我家卧室的窗前还有一棵桂花树,它是我最亲近的邻居。长到跟窗台差不多高时,它就不再往上长了,只努力向四周拓展,茂盛的树冠正好挡住夏天西晒的太阳。平日里我喜欢关着窗户睡觉,因为热闹的市声会吵得人睡不安稳。但到了农历的八月,我整个月里都会开着窗户,让它的香气飘进来。这位慷慨的邻居,也乐意与我分享它盛开的快乐。

我曾在农村生活多年,记忆中,村子里有一家做了好吃的,香味就会弥漫整个村庄。而今,我已经很久没有嗅到过邻居的气息了,除了这棵桂花树。有一年台风过境,小区里容易招风的那几棵大树都没事,偏偏这棵并不高的桂花树被台风看中,竟被连根拔起。第三天台风过后,物业才将它扶起来重栽。为让它存活,他们锯掉了树冠,让它成了一棵光秃秃的树。所幸它挺了过来,没过几年,树冠又与我的窗台平齐了。有一天早起拉开窗帘,我看到它的枝头在向我摇曳,像一位阔别多年的老邻居。

我的这些邻居树多数是常绿植物,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,叶子似乎从没有枯黄过,更不会凋零。当然,季节更替时,那些地面的落叶也是它们的,只是新生的叶子太多,飘零几片也没人在意。它们自己亦不会得意或失落,不像人时而欣喜时而悲伤,时而忧郁时而无聊……我不知道这些树会不会像我认识它们一样,知道我这个邻居的存在。我看着它们的时候,千万片树叶也同样回看着我。一棵树有这么多眼睛,世事一定看得比我们透彻。是看透了一切,所以才不说话吗?不管你有没有听懂,它们只“哗啦啦”地响着。下雨的时候,我听到雨水敲打在树叶上的声音,像鼓点,像马蹄声,像总想要挣脱我们的身体去裸奔的心声。

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,与这些树做邻居也十几年了,我们都活得不易,都在努力继续生活下去。树活树的,我活我的。

夜航船

凡人脸谱

耄耋老爸学打字

■潘开颜

1942年出生的老爸一直是个非常好学的人,作为红色三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的他对学习一直充满渴望,并且身体力行着。满甲子那年,他从乡镇卫生院退休,但医院邀请一直返聘工作四个半天,六十出头还被评为萧山区名中医。

到了古稀之年的老爸因为现代化管理的需要,习惯手写处方的他开始在电脑上学习操作。刚开始电脑操作时,习惯手写的他很不适应,速度极慢,为了不影响病人的看病时间,他经常在下班时间独自去练习,最终成为卫生院退休医生中使用电脑看病的第一人。

但今年老爸遇到的难题更大了,四月份开始卫生院要求在网上打出电子病历,未雨绸缪的老爸便开始学习打字。采用哪个输入法?搜狗拼音等当今简单好用的拼音法对老爸似乎充满了高难度。用语音输入吧,他的普通话电脑根本辨识不了,出来的都是奇怪的字符。用五笔输入又不会拆字。

最后还是选择了用拼音输入,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培训的他在拼写中肯定错误百出了,N与L,F与H不分都是小事,U和W也区分不了,如一天的“天”,老爸就拼成TYAN,滑脉的“滑”就拼成HWA。在我们看来极其简单自然的拼写在老爸眼里就变成天方夜谭、匪夷所思。每次花费很多时间也打不了几个字。于是放寒假的外孙女就成了他的小老师。先教他26个字母的大致位置,把他的几个常用字写出来,我们标上拼音,一个个抠出来。为此老爸付出了很多时间,平时在家也在念叨声母、韵母。

面对这么大年纪,眼睛又动过白内障手术的老爸,我们很是心疼,劝说老爸要不放弃卫生院的诊疗,在家安享晚年算了。但耄耋之年的老爸不甘心,像个好学宝宝在那里苦练,用他的两根手指在电脑上按来按去。一开始病人少的时候,他已能打出几份电子病历。当病患一多,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就诊就先给他们看病了。女儿评价说外公真的很好学,每天都在不断进步。

好学上进的老爸用它的实际行动,在刷新我们对耄耋老人学打字的认识,虽然艰难,但老爸依旧坚持。

耄耋老爸的学习永远在路上!

湘湖新苗

人要有点精神的

■张馨月

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是吗?第一次听到这句话,我很不以为意,老实说,这样的心灵鸡汤我见多了。

那一天,风悄悄穿过叶子,沙沙,沙沙,沙沙。阳光透过窗户静静地照在书桌上,这本来是很美的画面,但是却让我的心更加浮躁,看着这最后一道题怎么也做不出来,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我不断地用手指敲打着头,希望可以想起一些什么,但是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,这时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上我的脑海——我要翻书。

手指一点一点挪到桌子下面,慢慢地慢慢地,把书从最底下抽了出来,翻开,撕拉一声,是纸张划过的声音。安静的教室里,突然出现的声音显得格格不入,我的身子都僵了,感觉有好多好多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,我选择暂时放弃,装出在认真做作业的样子。

我摇了摇头,眼睛向四周溜了一圈,好像没有人在注意我,这不就是机会吗?我又把手伸进桌子里,一张小纸条掉了出来,这是什么?在好奇心的驱动下,我打开了它——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”,这不是“心灵鸡汤”吗?我不以为然把它放在了一边,继续去翻,可是谁料想这句话如同一只幽灵在我的身边游荡着,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!”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!”

我顿时醒悟了,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我不可以这么烦躁,我要静下心来慢慢去理解,我错了,我不应该去翻书……我合上书本,认真做题,不一会就做出来了,我长叹了一口气。出了考场,我只感到一身轻松,天还是那么蓝,蓝得那么明亮,蓝得那么透彻,微风轻拂,吹动我耳边的头发,我笑了,手里紧紧攥着那一张小纸条。

后来我把小纸条装裱了一下,放在了我的笔袋中,它真真切切成了我的心灵鸡汤,滋润着我,激励着我……

世态万象

山乡进屋酒

■陆永敢

修建故居,是我们国人的一种特殊情怀。在古时,无论经商还是从政,一旦功成名就发家致富,都会返回故土修筑院落,以留住文化留住魂,留住乡愁留住根。山西的晋商们发财了,回家建造了乔家大院、王家大院、吕家大院;徽商们发财了,造起了吴家花园,造起了呈坎村燕翼堂;江苏籍官员任兰生被曲解免职后,在老家吴江同里建造了“进思尽忠、退思补过”的退思园。当然,故人已逝,留下的作品,早已成为游客观赏的乐园。

如今,一些在外打拼富起来的老板也纷纷回归故里,置业建屋。友人小邵的祖籍小山村也一样,海外赚钱的回来了,国内创业的回来了,他们带来了资金,以剩余资本注入又以建房形式表示。小邵也在这块风水宝地上,造起了三层小“洋楼”。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诱惑,还是对留住乡愁的追寻,抑或也是对古人修建故居理念的一种传承,笔者不得而知。友人长年在萧山创业,有了一些原始积累后,从公司中抽出百万资本,大兴土木。勘探地基、设计图纸、落实施工团队,充分准备,精心组织,整整忙活折腾了一年,现代洋气的别墅小楼才顺利竣工,于是庆祝新居落成仪式又提上议事日程。设宴请客是一种习俗,也是我们国人的一种客情。左邻右舍的乡亲需要感谢,业务单位的朋友需要表示,有关部门领导需要邀请。这是人生中一件大事与喜事,也是一次人脉关系的展示,更是为打下基础再发展的一次契机。一划一算,浩浩荡荡需要40桌。不怕桌数多,就怕请不到,办酒容易请酒难嘛!

办酒宴请那天,沿途彩旗引路、路标尖头示意,停车场早就平整就绪。屋外彩球飘扬,内室整洁一新,红地毯铺起来,彩带飘起来。声势浩大喜气洋洋。左邻右舍来了,亲朋好友来了,业务单位来了,有关领导也来了。场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。开席前,鞭炮齐鸣,一切按照农村喜宴程序展开。宴席上的菜肴,有农家菜特色,也有宾馆宴“洋盘”,土洋皆备,十分丰盛。按照习俗,赴宴的亲朋好友都准备了红包,以示庆贺。然后,所有祝贺,只要你人到,无需要礼到。红包一律谢绝。酒醉饭饱,每人还一份随手礼。友人的好客与热情,将山乡人的纯朴与大气,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酒席上,端着酒杯的友人,在熙熙攘攘的推杯换盏里,四处敬酒,掏出了在老家建房的初衷,不禁让人遥望过往憧憬未来。

曾经的小山村,是萧山的贫困村,山高路遥,人多地少,地处偏僻,村里穷,村民更穷。这里的人们没有被贫困所击倒,而是背井离乡远走高飞,四处“讨生活”,有外出创业就业打工的,也有走南闯北经营打拼的。在外游子们总有割舍不断的血脉情怀,这回返乡修故居,也是因念着自己的浓浓乡愁。故乡的风特别清朗,故乡的水特别甘甜,故乡的记忆特别永恒,对故土的记忆总是热气腾腾。

“不瞒你说,造好的房子,不仅可以过年过节时带着全家人来享受慢生活,看日升日落,听风来风走。如果有人来经营,也可以开民宿”。友人悄悄告诉我。今日的小山村,青山与绿水相伴,古宅与新居为伍,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,吸引无数游客。

来吧!来小山村享受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恬静,领略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美妙,圆一个山乡梦。

湘湖诗会

在一页潮声中听见村庄

■李沅哲

烈日重逢的时刻
浅浅的稻田翻动着人群的体温
陌生与崭新
从一把拔泥的花生秧带出

潮水里长出的乡村
载着镰刀与锄头
追赶一匹飞奔的白马

当它迎风的步伐加速
一顶茅草做的屋檐退回到潮声
一枚鲜甜的瓜果退回到金黄色星球
鱼,从蛋船退回水的原点

步入群英村
无法不让水溅到身上
从瓶口倾泻瀑布,携去指尖残留的汁水
一声亲切的寒暄,浸湿几页稿纸
我随着苍老的方言一起退回到潮水
流过五六二、镇龙殿村
听见潮水流经的岁月

潮声里的村庄
可以在春天长出再力花、王花鸢尾
也可以在秋天长出蒲苇花、花叶芦竹
当然,它们共同拥有
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黄金草”
村庄里的潮声,也被搬进了千万条湖溪
像纽扣一样,扣住村庄的希望

倘若,在时间的马背上停留
我希望,年少的村庄
也经过一汪幽蓝幽蓝柔软的水